

# 天赋是个什么鬼

□张政姣

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文艺青年赵佶爱好广泛，酷爱石艺园艺、金石书画，尊信道学，精于茶道，还热爱蹴鞠、丝竹管弦、写诗填词。关键是他热爱的每一样都做到了当时的极致。他创立了如同本人一样锋芒毕露的金体，建造皇家园林，开办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画家，比如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和创作《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

赵佶既有卓越的艺术天才，创作出了大量诗书画杰作，又注重文艺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把一人之爱推广至全社会之爱，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帝王的身分带给他超强的执行力，因此才有这种力度和霸气。宋徽宗式的文艺，清雅中高贵丰厚，淡丽中意味深长。我想任何一个看过宋徽宗赵佶工笔画的人都会说：“这才是中国的。”

他不是天才吗？可惜天才做了皇帝。一个皇帝除了会治国理政，还能搞点艺术，那对他来说是附加值（参见开元时期的唐玄宗），可一个皇帝只顾搞艺术，忘乎本分，那就是不务正业了。所以，他从来不是位好帝王，但他是个顶级艺术家。对于赵佶来说，心中的山水比江山更重要。他打掉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墙垣，找到了彼此融通的理由，妄图天真地将生活诗意化。

李赵二人若不是隔着一百多年的岁月，也许会互相引为知己，惺惺相惜。民间有一附会，说是宋神宗见到李煜的画像后，对其风姿大加赞叹，晚上又梦到李煜前来拜谒，一觉醒来，适逢儿子赵佶降生。也许是后人觉得两位君主实在太像，便在想象中完成了两位天才的合体。有天赋而又自我认同感极强的，必须说一说李白。长久以来，我都觉得李白像一

个传说，似乎不像真实存在过的。他的诗波澜壮阔，洒脱飘逸，每每读来，胸中激越，双目辽阔。他像是峻急豪迈的长江，天地间纵声放歌，而每一句都成千秋绝唱。这歌声冲破岁月山河，冲破国界族群，如夹着圣音俯临大地的鹏鸟，把惊涛骇浪带到了人间，去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气魄。这歌声鲜有俗世烟火气，却弥漫着大丈夫、大男儿的奔放和雄奇，弥漫着艺术家丰富而动人的想象和探索。

李白对天赋的自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哪一句不是掷地有声的叩问，哪一句不是坦荡的抒怀，哪一句又不是舍我其谁的狂放？他的粉丝，诗圣杜甫把他理解得很透彻，写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短短四句话，把李白那种“天王老子来了都不理”的文人清高劲和狂放倔强的个性完全表达了出来。

7岁女儿背《将进酒》，不解貂绒香车换酒，便问：“那么贵重的东西拿去换酒喝，不是好可惜吗？”是啊，对于俗人本该可惜，可是这个李白并不是世俗中的李白，他是存在于广袤天地中的抒发者，更是漫步于诗歌宇宙中的追梦人。只有李白才能将“金钗换酒”“焚琴煮鹤”这等煞风景的下作事写得如此快意潇洒而具有别致的美学意境。

并且李白的诗有个怪现象，诗句中的“我”“李白”“太白”等自称语特别多，这充分彰显了李白作为个体的“我”的意识张扬。因此，李

白的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画像，更是狂放、超脱的自我追求与塑造。

都说李白会舞剑，我是信的。他不得意的政治人生总要找到出口，他的诗、他的酒、他的剑都是。作为诗人，他可睥睨天下，但作为政治人物，他却是个悲剧。于是，他常借杯中酒笔下诗浇心中块垒。中国诗词的艺术形态往往多过于存在形态，即：写醉不一定真醉，写哭不一定真哭。可是李白，是真爱喝酒。喝酒的李白才是真正的，与他的诗中，梦中的那个自己双剑合璧了。他的诗是他个人主观臆想的投射，所以他的诗也充满挣扎和矛盾，一面是舍我其谁的狂傲，一面又是怀才不遇的喟叹。正是由于政治生命的苦寒，而作为诗人的李白的天赋才更加显现。

因此我又觉得他是真实存在过的。李煜、赵佶、李白都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对他们来说，天赋就是最高贵的给予。甚至在他们的内心也一遍又一遍地强化着这个给予，也催生出了在艺术和文学上的使命感。天赋就是这么一种神奇的存在。

李煜、赵佶、李白都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对他们来说，天赋就是最高贵的给予。甚至在他们的内心也一遍又一遍地强化着这个给予，也催生出了在艺术和文学上的使命感。天赋就是这么一种神奇的存在。这让想起高中时一位同学，他应该算是我所认识的同龄人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了。他姓唐，成绩平平，相貌也平平，但有一样绝活——雕刻。他家既没有做木工的长辈，又没有拜师学过艺，完全是兴趣所致无师自通。最开始，他只是在粉笔下雕，后面又开始在筷子、牙签上雕。至于造型也是千变万化，宝塔、宝剑、动物，仿佛他的手可以幻化出所有。有时候他突然拿出一件自己雕刻的宝物，那宝物在阳光下栩栩如生，光芒万丈，配合着他脸上得意洋洋的邪魅笑容，竟然有种绝世高手隐匿于市的错觉。同学们都叫他“唐木匠”，连老师都说他手艺高超，且还一边夸着，一边惋惜地说着：“这孩子就是聪明不用到正道上。”这位同学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不知道他是否从事了他喜欢且擅长的工作，或是根本早就

忘记了当初的这项才能。我的这位同学，他其实是有天赋也自知的。他当然也不是老师口中说的“聪明不用到正道”，或许这才是他真正的聪明罢了。

又比如勃朗特姐妹中的艾米莉，她一生从未谈过恋爱，却可以把《呼啸山庄》里的爱情写得声嘶力竭，入骨入肉。看着滚滚发烫力透纸背的文字，我总想着这作者该是经历了怎样一段或几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啊。然而事实却是，艾米莉的爱情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出，她一生都没有恋爱过。

你明白自己是什么料，不要紧，你的天赋会引领你找到它。有天赋的人和没天赋的人做同一件事，是有差异的。有天赋的人做起来更轻松，总是举重若轻，他更容易发现其中的奥义；他更灵气，总是有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没天赋的人，老天给得少点，自然需要自己一遍遍去琢磨，脚踏实地地完成。“完成”总不如“创造”般神秘、宏大而奇丽。

虽然有人天赋的人做起事来轻松，但这并不代表可以不努力。接近成功有很多种方法，但只靠卖弄天赋显然不是智者所为。天赋是用来走更高更远的路，创造更辉煌的价值。生而为人，如果不能体会努力途中的风景以及成功道路上磕磕绊绊的痛苦和快乐，那将是沉睡的人生，也是缺憾的人生。九百多年前的王安石就写过一篇《伤仲永》告诫我们：人不能停止学习而消耗天赋，天赋用完了也就报废了。就连被人们定义为天才的莫扎特也说：“我每天花8小时练琴，但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埋没我的努力。”

电影《立春》里的女主角王彩玲拿着一本《梵高传》像走进秘境一般走向她喜欢的工厂文艺青年，她用梵高表达着对她的爱慕。世人皆知梵高的天赋和疯狂，而关于他的努力却藏在《梵高传》里。天赋之外，是比天赋更重要的努力。女主角王彩玲正这样想着，文艺青年就走向了向她。

就生物构造来讲，人和人本来是没有区别的。但人又确实有很大差别。天赋，在你所处的阶级、门第之外，甚至有时也在后天养成之外，成为你的加分项。

天赋就是成长之前就具备的特性，天授神予，别人的九牛二虎却是他的灰灰之力。有天赋的人是老天爷赏饭吃。

有天赋的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天赋而不自知，自身与天赋微时互相寻觅，良久打通任督二脉，天赋显露，华光初泛。从此以后是一岸到另一岸的旅程，而之前的寻觅过程方显朴素与珍贵，有种踏破铁鞋的获得感，这是这一生必要珍藏的。人生的境遇一变，可能改变天赋的行踪，有时蓄力于身体，隐没许久，有时竟也不出现，一没到底。在天赋爆发之前应该叫做“潜力”，而从潜力到爆发之间还有许多座山峰。这些山峰就是寻觅的过程。

梵高是曾经站在山底下的人。27岁才正式开始他的画家生涯，十年间创作了二千多幅作品，但这些作品在他在世时并未成名。梵高一生籍籍无名，穷困潦倒，据说生前只卖出过一幅油画，连大器晚成都谈不上。而后，在画出了《向日葵》《星夜》《麦田里的乌鸦》等作品后，他终于朝自己开了一枪。而世界根本不关心他的去留。随着岁月的流转，时代的前进，梵高的作品终被世人认可和推崇，成为不朽名作。梵高的遗憾不再是有生之年攀不到山顶，而是有生之年遇不到知己。请原谅，先锋作品总是会迟到一些时候。他跑得太快，把时代抛远于身后，他甚至很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审美的革命，如果不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后世的传说也总是故意赋予更多的色彩与注脚，让作品和他本人都被包裹进深深的宿命感里。但不管如何演绎，终不能否认那个禁闭在苦痛和幽暗里的天才艺术青年，用有限的生命创作了传世的伟大作品。

又如黄公望，他的一生何止骨骸清奇。也曾年少轻狂，追求功名利禄，结交官员，却连累自己受了

牢狱之灾。出狱后看破红尘，做了“空空道人”，给人算命维生。50岁开始画画，方才真正进入角色；62岁时名声大振，渐有人慕名求画；78岁始画《富春山居图》，这一画就是数年，据说至85岁仙逝时都未完全完工。五十以后的黄公望其人，平日有事没事喜欢去山里静坐，又喜看潮水涨落，每逢月夜便要喝酒撒欢。他居于山中，一面洗尽铅华，一面吸纳天地灵气，终于把天赋挥洒自如，让他的处事哲学融入美学里面，那画——便像他手里的酒，也不单单只是酒那么简单了。

梵高的天赋是创造，黄公望的天赋是透彻。他们都曾在山下仰望，也都曾攀到顶峰。

有天赋的另一种是有天赋也自知。譬如李煜和赵佶。二位君主在政坛上虽为败家子，但若从艺术贡献出发，却又是令人叹服的。

少时读李煜，不知其南唐后主身份，只觉得这词啊，怎写得这般好。他一直知道，他是个天生的写词达人。李煜胸无大志，一生痴好莺莺燕燕，宫闹之乐，年轻时喜写香艳的花间词。至于治国，好像从不关他事。一个毫无政治理想的人，面对父亲交到手上的烂摊子，选择“无为”而治。他就是太任性。之后被俘，身陷囹圄，却促使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亡国词。李煜后期的词因表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词句哀婉动人，凄凉萧索，充满对家国、对人生的反思，而具有超高的艺术成就。可能世人写愁写恨，终没有一个能写得过李煜。近代学者王国维最是推崇李煜词，评价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至李煜，终于改变了它的走向。

自始至终，李煜都是一个清醒的人，他从未强求在政治舞台上有任何抱负，却一直守候着词的原野。那个一直像孩子一样活着的皇帝，一个用生命写词的人，在他梦里，自己一定还是那个会写词的少年郎吧。

李煜是行为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则是学院派，但他们俩都演绎了

# 光，或者信仰和力量

□邓醒群

“学习强国”平台上，有一道关于“凿壁偷光”的人是谁的问答题，答案是匡衡。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我孩提时也听父亲讲过：西汉匡衡通过邻居家透出的光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他凿穿邻居家墙壁，引光苦读，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终成一代治世名家。

能看到光，人就有精神。“指穷于为薪，火传不灭，不知其尽也。”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这就是薪火相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经风雨，火种不灭，其焰自高，其光自亮，而点燃信仰之光。

高尔基说：“信仰是伟大的情感，一种创造的力量。”庚子年之春，一场始料不及的新冠疫情来袭，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抗“疫”之战骤然打响。在“疫”情笼罩的天空下，无论是援鄂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还是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快递小哥等等，在危难时刻，这些平凡的人逆行光在前，高举信仰的旗帜迎难而上，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疾驰，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善良的光辉，彰显出大爱之情怀，从抗“疫”中激发出伟大的情感，又一次淬炼出信仰筑起的意志及坚不可摧的力量。

感动无处不在。虽然武汉在千里之外，但本土抗疫防疫工作不能有一丝松懈，来自身边参与战“疫”的战友，在新春佳节之际，来不及端起酒杯对父母家人说出新春的祝福，在朋友圈给亲朋好友送上美好的祝愿，便放下手中的筷子，掰开幼童的手，迅速开往战“疫”一线。

防疫不能松懈，打击涉疫违法犯罪更不能放松！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韩继凯等8勇士，第一时间写下了请战书；身在疫区的孙尘演，张宽电话请求就地参加抗疫；冯晋敏血洒战“疫”路；袁进福化作永不消逝的福星，庇护苍穹下的苍生……这些非虚构故事，无论在什么时候，谁读了都会热泪盈眶。

光，总会散发出热度，不但能照亮黑夜，还能温暖人心。“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当我听完侦查破案是能手、精准扶贫是专家的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古志奋的党课时，心中

久久不能平静。33年党龄，从事公安工作38年的警察，没有接触过农村农业方面的工作，却受命到农村去扶贫，而且在这岗位上干的就是10余年，而且退休不退岗。

古志奋用干公安工作的劲头来做扶贫的事，确实也干出了一番让人刮目相看的业绩，并成为扶贫战线上的标杆，在他从警的功勋簿里除了三等功、二等功等功勋奖章外，又多了几本与公安业务无关的省市“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证书。

从刑侦专家向“扶贫专家”的华丽转身，古志奋付出了常人想不到的努力，刚接触扶贫工作，县市扶贫局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为了弄懂扶贫政策，古志奋虚心来请教，从而少走弯路。古志奋称市县扶贫局是“娘家”，扶贫局的人说古志奋是专家，他每次来都会带给他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古志奋也从以前在市警察培训基地为警察传授公安业务知识到在市委党校大讲堂向全市扶贫干部讲授扶贫“宝典”，他的课深受欢迎，并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前来取经或在电话中咨询的同行答疑解惑，分享扶贫经验，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知夫莫如妻，知父莫如子。2016年6月办理退休手续，古志奋却又成功地把老伴“策反”了，把服侍80多岁母亲和带孙子的重任交给了老伴，支持他继续到龙川县丰稔镇高坑村扶贫，同为警察的儿子、儿媳妇面对再度“出逃”的父亲，也只能笑着安慰祖母说：“就让你这头‘老黄牛’的儿子，再多犁几亩地吧。”

当人们问他退休后还这么辛苦，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过，非要跑到山区来扶贫图的是什么？古志奋说：“作为一名老党员、老警察，一个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退休后不退志，退休后也一样要继续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回报社会，选择留下来为扶贫攻坚做点事，奉献余热。”“退休后不退志”。刚好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志”字，这不单是机缘巧合，更是古志奋心中有信仰的内在体现。

在古志奋来到偏僻的龙川丰稔高坑村的1400多个昼夜，无论是第一缕晨曦还是最后一抹夕阳下，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

的背影在乡村道路上行走着，不论见到谁都热情地打招呼，家长里短的问候，敲开贫困户的大门，与他们交谈，一起制定脱贫计划，一起到地里山上看种养情况，跟踪计划落实进度，检查工作实效，刚开始，人家还不相信古志奋是退休的警察而且还是处级干部，对农村人来说可是“大官”，村里的人很朴实，却不认你的官衔，只认你是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不到半个月，村里人就心里佩服这个白头发的老人做人做事的风格，认为他善良有耐心，细腻而执着，执行政策坚持原则又不死板，讲实在话，不转弯抹角，做事既符合规定，又切合实际，有这样的干部来扶贫，高坑一定会有希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古志奋牢牢把握“精”与“准”，做到了不符合扶贫规定一个不能进，符合规定的一个不能少。

邹春华做梦也不敢想他这一家子能列入新一轮的扶贫名单之中，他是古志奋在入户核査发现的。邹春华一家8口人，6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小的只有2岁，妻子肢体四级残疾，全家只有一个半劳动力，连温饱都是个问题，是全村最困难的一户，穷困程度可谓全村之最了，再也找不到邹春华这样困难的家庭，但因为邹春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村委会未将其造册登记“相对贫困户”上报，也就意味着邹春华一家不可能得到政府的帮扶，不能享受新一轮的扶贫政策。古志奋通过走访核査证实邹春华一家完全可以纳入帮扶对象，但名单已上报了。古志奋按照工作要求为邹春华完善了各项手续，向上级部门递交了相关材料，经多方奔走，邹春华一家终于被纳入“相对贫困户”。

邹春华一家虽然纳入了帮扶对象，如何让他一家早日脱贫又是一个实际问题，家庭人口多，小孩多，劳动力少，面对家庭现状，对脱贫邹春华也显得信心不足。古志奋多次上门与邹春华促膝交谈，鼓励他只要用心去做，一定能战胜困难，给他点燃美好生活希望之灯火。

古志奋要邹春华领着他和邹春华一起分析现状，一起制定种养中长期期的脱贫计划，并争取政策支持给予重点扶持，同时指导邹春华合理使用每一笔扶

贫资金，用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见成效。

在古志奋的帮助下，邹春华已经种田13亩，鱼塘4.5亩，每年养鸡500余只；2018年在古志奋的帮助下，邹春华又种植了45亩油茶，目前长势喜人，预计4年后，邹春华一家一年仅油茶收入就超9万元。尝到了扶贫政策甜头的邹春华，看到了幸福的曙光，越干越起劲。

邹春华说，他家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要感谢党和政府，要感谢古志奋的热心帮助，如果不是古志奋反复动员，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到现在一家人还在为吃饱饭而发愁。

为了高坑村的村民喝上干净的山泉，不再为喝水而发愁，古志奋与工作队成员及村干部走遍了高坑村所有的山头，水源找到了，古志奋的腰却扭伤了。

村道拓宽了，村民出行驾驶摩托或汽车再也不用担心路弯狭窄发生意外。

学校变得宽阔明亮，师生们不用为下雨课室漏水而发愁，而且经常有志愿者等爱心人士来学校开展公益活动。

村公共服务站建起来了，结束了高坑村没有办公场所的历史，村民不用四处为找不到村干部而耽误了自己的事。

村文化活动广场投入使用，村民农闲时有了好去处。

高坑村富裕起来了，村村容貌变美了，回乡创业的人多起来了，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古志奋头上的白发闪烁着银光更亮了。

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古志奋每次到家中去村里上班，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总是躲开母亲的眼光，绕开两个可爱的孙子……

古志奋毅然放弃了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诠释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一个老民警的情怀。

在给古志奋送上新出的诗集时，我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缉凶破案一丝不苟，脱贫奔康一个不少；英雄未必战沙场，扶贫路上见真情”，我用这句话向他致敬。心中有光，就有希望；心有信仰，力量无穷；有光，在追梦的路上，无惧困难与挫折，并将抵达胜利的彼岸。

# 岁月无痕

□叶碧权

三叔婆手里拿着一千元在发抖，嘴里不断唠叨着：“阿中好人啊，他给我钱……”

三叔婆老了，毕竟是八十多岁老人家，近年老伴身体经常犯病需要她服侍，她四个儿子生活过得也紧巴巴的，而儿媳们都不是省油的灯，谁也不肯和她住一起，她和老伴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砖瓦房里，手头十分紧张，常常为了看病的钱与儿媳们争吵，向前村的干部为她家庭纠纷调解了不少次。

阿中是三叔婆的远方侄子，几代单传，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阿中家人多劳力少，经常被评为超支户，三叔婆家没少欺负他。每年春节前，阿中父母供养了一年的大肥猪就抵超支额，交给生产队处置，自己最多分回几斤猪肉过年。改革开放后，他的七个姐姐一个个嫁人了，那时阿中还在读初中，家里剩下爷爷奶奶、父母和阿中五人，母亲身弱多病，父亲务农收入不多，生活十分困难。童年的艰苦生活磨砺让阿中有了坚强的意志。

初中毕业后，阿中就跟同村的人去深圳打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也不少，没文凭没技术找份工作非常不容易，最后阿中在一家红砖厂找到工作。白天阿中跟年长的工友挖泥，做砖坯，用手推车将砖坯运进砖窑，将烧好的红砖拉出来堆好，上车运走。晚上看一本初中时同学送给他的破日《西游记》。那书都看十次不止了，为了打发时间，他看了又看。时常晚上其他工友吃花生喝啤酒，阿中从不参与，他每个月的几十元工资要寄回家里。

阿中为人礼貌，虚心学习，善于观察和总结。那些泥土做出好砖，烧砖要多久火候，怎样烧出质量好的砖等，不到半年时间就掌握了红砖制作的整套程序和技术，工友们都笑称他小“砖家”。有一批红砖差点烧过了时间，在阿中的提醒下得到及时熄火，才没烧裂烧坏，为老板挽回了上万元的损失，老板公开表扬他，并奖励他三百元。后来，老板将他调到身边，协助自己管理整个砖厂。

在砖厂一干就是三年多，他帮老板将砖厂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发生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老板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将他工资加到了每月五百元，这工资水平当时已比很多公职人员都高。工资

除了寄回一部分家用，阿中买了很多管理类的书籍来看。

一次偶然的机会，阿中被一个建筑商相中，被挖到建筑商那里做建材质量监管员，工资增长了不少。在建筑工地上，阿中见到的世面更多了。除工作上兢兢业业外，这时阿中又买了很多建筑类书籍来看。

在一次建筑用沙现场察看中，阿中发现一批刚到的沙成色不对，他就拿了一些到化验室进行盐度检验，后来证实是海沙，阿中及时向老板进行汇报，并将书本学来的知识告诉老板：海沙盐分高，易使建筑工程出现氯离子腐蚀钢筋情况，造成安全隐患。之后，那批沙只能用在附属工程上。

后来，向前村的乡亲听到阿中做了建筑公司经理，工资在全村众多外出务工人员之中最高，大家都说他好运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阿中家在全村最早建了两层洋房，渐渐地全村人见到他父亲都叫叔叔，可惜他的爷爷奶奶和母亲都相继去世，没有给阿中留下欣慰的微笑。

岁月无痕，三十多年过去了，阿中还是在当年那建筑商集团的副总裁，集团公司里他算是一个股东，每年收入近千万元。前些年他个人捐建村里的小学教学楼和村前小河上的那座桥，质量杠杠的，阿中已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榜样。

每年清明节前后阿中都会回来扫墓，在老家住一个晚上，走访同村人，与他们聊聊天，村中困难的人家和老人，阿中都会慰问一下，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阿中见三叔婆还在唠叨，就说：“三叔婆您回家吧！我现在下深圳了，春节回来再看您！”阿中挥了挥手，和妻儿一家人上了那帅气的宝马车，车缓缓驶出了村。

向前村山清水秀，虽然离珠三角不远，但发展落后，村里大多数人都过得不很好，出去务工的青年人普遍工资不高，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劳力有限，田地丢荒严重。村干部刘主任跟阿中说过，他们已作了市场调研，请他的集团公司帮扶本村建设一个种植油茶和大棚蔬菜基地，或者双方合作也可以，让青年劳力留下来，改善村民生活，提高村集体收入。

在车上，阿中心里想了很多，他决定为乡亲们做点贡献。